

在阁条沟赏杏花

□齐凤艳

姿繁香溢迷人眼，娇蕊粉花竞妖娆。这是我送给阁条沟杏花的诗句。

因为这摇曳多姿的杏花，今天的大黑山北麓是迷人的。起伏的山峦之头顶，之腰间，之脚旁，一棵棵杏树撑起一树树春色，在春风中得意洋洋。在这四月的花期，它们有足够的理由得意，惬意，快意。

村庄在花枝中，还是花枝在村庄中？杏花与村庄彼此依伴着。出墙的杏花为院落增添了活泼，如鳞青瓦为檐上的花枝衬托出韵致。而偶尔传来的婴啼、犬吠或者小羊的叫声，则让春天更有人间气息，杏花更具凡尘风致。

而那位肩挑水桶去给杏树浇水的农人，也是这花下山间的一道风景。这些杏树，哪一棵或者哪几棵是他栽种的呢？我来只是看花，而种植、浇灌、养护杏树的则是他。他也许不曾为这些树拍过照，但是它们的春夏秋冬都在他的日子里。

此时阁条沟是安静的，静谧容得下杏花一切喧闹的盛开。哪一场春心不是喧闹的？哪一场美的降临不是发白一颗热切的心？如果开放是短暂的，就让开放既有它初始时的悄然孕育，也有它怒放时的随性舒展吧！

我走近一棵杏树，愈到眼前心愈沉醉。扑面而来的香气在微风中无形无迹，令人神往。每一个枝条都缀满花朵，每个枝条就是一串绽放。从枝条的底部到枝梢，花朵亲密地挨着我，我挨着你，细听会有私语窃窃。

细看，每一个花瓣都是小巧的玉璧，嫣红、淡粉、洁白，各个剔透，各个圆润，各个含着娇羞。蕊是纤细的蕊，柔弱的蕊，惹人爱怜的蕊。我想用指尖轻触它们，中途又缩回了手。只有那些蜜蜂和蝴蝶才能够用它们的轻盈领略另一种轻盈。

大部分杏花已经全开，也有一些花蕾仍然抱紧柔嫩的身子。杏花在小蕾初结时是红色的，绽放得愈舒畅，颜色愈变浅，直到成为白色。所以，杨万里有诗云：“道白非真白，言红不若红。请君红白外，别眼看天工。”

想起这首诗，我不禁向天空仰望。瓦蓝瓦蓝的天空被杏花点缀着，风情万种。枝与花的体态在天空的烘托下，轮廓分明，完美皆现。天空此时一定是欣喜的，它不在空泛，而是有形、有色、有灵动。

枝梢之上的鸟窝被花朵隐匿起来了，若隐若现，不时会传来几声悦耳的鸟鸣，很细，很婉转，是怕惊扰了杏花吧。也有几只小鸟，在电线上安静的面朝杏树，它们也是爱花、懂花的吧。

山间三三两两的人们，都是阁条沟的杏花邀请来的客人。“寂寞开无主”是一种美，却不免凄婉。若是此时我“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仍自歌”，这杏花不知会不会笑我？

想到这里我不禁一边哑然自嘲，一边举目远眺，不远处一条新草稀疏的小径上，一个身着红色风衣的背影渐行渐远。春天，也将走向更深处。

蒜苗与人生

□齐云翔

亲戚的饭店停业了，剩下一些大蒜，只好分给亲戚朋友，也给我家送来了一大方便袋。其实，我家用蒜的量很小，一年有个十头八头的就够。

面对这么多蒜，老伴想出了个办法，她将蒜瓣掰开，用线一个个地串起来，整齐地摆放在瓷盘子里，整整摆了三大盘，然后，在盘子里浇上清水，把盘子摆放到窗台上，让它们每天都能接受到阳光的沐浴。

几天的工夫，蒜瓣上齐刷刷地冒出了绿尖尖来，那一抹嫩绿，像一簇簇绿火苗。白色的蒜瓣与绿色的蒜苗相映成趣，构成了美丽的画面，为室内添上了一抹自然之美。

又过些时日，蒜苗又长出一大截儿，蒜苗笔挺，盘子底部又出现一些白色的根须，如细丝交织缠绕在水中。蒜瓣的身体与蒜皮分离了，一捏，就有明显的感觉，像一个瘦人穿了一件肥大的硬壳衣服。这是为了供养蒜苗，蒜瓣贡献了身体的能量。

三盘蒜苗，在窗台上，呈现出一派葱绿、一派生机。每次看到它们，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欣喜，它们仿佛在说生命力量的强大。

我生日这天，家中聚了两桌子的人，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侄子外甥辈以及他们的孩子，欢声笑语，汇聚一堂。年长的都很朴素，孩子们则穿着各种色彩各种款式的衣服，脸上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真如同春天里的花朵一般。

酒过三巡，气氛热烈，我的目光掠过一张张熟悉而又亲切的面庞。那些曾经意气风发的同龄人，如今都老了，白发与皱纹是岁月给我们留下的痕迹，眼神中，不免流露出了颓然，那一刻，我心中涌起一些感慨来。孩子们则在说着笑着，推杯换盏，互不相让，场面热热闹闹。

忽然间，我想到了窗台上那些蒜瓣和蒜苗。我们几个人，不正像老蒜吗，这些孩子不正像那些郁郁葱葱的蒜苗吗，充满着生机与活力。老蒜甘心付出，紧缩身体，也要让新生的蒜苗鲜活，充满力量。而我们这些人，不也是为了年轻的一代节俭缩食、拼力托举他们吗？这些蒜苗，不仅给室内带来了生机与绿意，也让我体会到了生命的传承与爱的接力。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我们的人生才更有意义。



聆听杏花开

□孙喜伦

在这喧嚣忙碌的人世间，我很想放慢脚步，驻足春天的一片花海，聆听花开的声音，体悟生命绽放时的神奇，寻找内心的宁静与平和。

或许杏花就是春天递来的第一封请柬。

北方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当我从杏花春雨江南赏春归来，家乡又连续数日雪花飘飞，纷纷扬扬，才正式做了一场冬的告别。

心心念念盼春到，悄然杏花满枝头。唐代韦庄词曰：“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而如今，我“老夫聊发少年狂”，也来个杏花树下听春语。

我急切地踏着春风的脚步，来到小区后面的世纪大道旁，奔赴一场与杏花的约定。只见眼前的杏花开得怡然而娇羞，开得端庄而圣洁。我隐身树下，仰头静静观赏，聆听杏花开放。

其实，春天的花事太多，北方的报春花还有丁香、榆叶梅、樱花、连翘、迎春等品种。而我钟情杏花，更多是因为它就在我的家门口，出门便见，仅世纪大道的杏花长廊，就绵延约3公里，那是伴随这条道路的修筑而配套栽植的。这些二十多年的老杏树，姿态苍劲，冠大枝挺，壮观气派。“杏”与“幸”谐音，杏花兆吉祥，岂不正寓意着这是一条通向幸福之路吗？

在我的家乡东北，每到4月中旬，天气还有丝丝寒意，杏花便拖着春的裙裾，爆发出积蓄了一个严冬的力量，在粗糙纵裂、看似枯槁的暗紫色枝条上簇状开放，哗地捧出一片娇艳。仅三五天时间，便繁花丽色，胭脂点点，如烟似雪，艳溢香融，浓郁的香气诱人袭人。

杏花开放，犹如一场盛大演出的序曲，告诉你，春天来了，热闹开始了，之后便默默退场。

细细端详，那艳红的杏蕾，如团团彩球，含苞待放。随着花瓣的伸展，色彩由浓渐渐转淡，到落瓣时便雪白一片，可谓红红白白一树春。一棵棵杏树，如同身着白纱裙的娇羞少女，簇拥在一起窃窃私语，或许是在比美？一朵朵杏花像一只只粉蝶振翅欲飞，仿佛又是一个个春的笑靥。对着日光看那圆润的花瓣，可见细密的纹路，宛如一枚枚邮戳，传递着泥土里写下的春的密码。

杏花初开如火，盛开如雪，红而能白，有姣容嬗变的色彩，有风情万种的姿态，有沁人心脾的清香，更有繁密娇艳而又温柔朴实的整体风韵。

古往今来，和杏花有关的诗词歌赋浩如烟海，俯拾皆是。

北宋王安石在《北坡杏花》诗中写道：“上波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媚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作尘。”他把杏花飘落比作纷飞的白雪，岸上花朵，水中花影，各显芳姿，美得像一幅水彩画。

宋代宋祁因“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而名扬词坛，被世人称为红杏尚书。这个“闹”字不仅有色，似乎还有声，形象传神地刻画了杏花的繁茂浓密、活泼天真，而又富有生机的内在神韵，将烂漫的大好春光描绘得活灵活现，情趣盎然。

宋人叶绍翁面对出墙的杏花，则是喜形于色，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只可惜后人对其意境理解有限，竟然从诗中生发出一个暧昧而香艳的成语“红杏出墙”，成了女子出轨外遇的代名词，不能不说是一种亵渎。

李清照该是一朵娇情的杏花，她的词中几乎无处不有杏花疏影的浪漫与萌动。“暖风迟日也，别到杏花肥。”她借杏花表达了闺人幽独的离思与韶华易逝的怅惘。李清照尤喜肥瘦对举，有“绿肥红瘦”和“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名句，这个词是她对汉语的不朽贡献。

人们对杏花寄托了情感志向，让其承载了独特的文化意蕴。

今天人们多把教育行业称为“杏坛”，把医药行业称为“杏林”。《庄子》载：“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缁帷”指树木繁茂，是说孔子聚徒授业讲学、休息的时候，就坐在杏林中高台上。人们出于对孔子的敬仰，遂以“杏坛”泛指授徒讲学之所。而“杏林”说法源自葛洪《神仙传》：东吴神医董奉“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万余株，郁然成林。”人们由此称他为“董仙杏林”，并用“杏林”来指代中医药界，寓意春风满地，妙手回春。

唐代科举考试放榜时间正是杏花开放之时，按习俗，进士及第者要参加曲江池畔的杏园宴会，以示对孔子的纪念，谓之探花宴，杏花也因此被称为“及第花”。郑谷《曲江红杏》中“女郎折得殷勤看，道是春风及第花”，就是借女郎口中的杏花，道出诗人希望科举高中的愿望。

杏花里的春天，是有故事的；杏花里的春天，也是有声音的。花开的声音与鸟儿的鸣叫，同样悠扬、美妙。我在聆听杏花开放时，感悟到春天的生机与生命的活力，似乎听到花儿在争着对我说：春天在这里！在这里！

唯有真情可动人

□金恒宝

30多年前，杨爱国这个文学青年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一个大型军工企业，当时很重视企业文化，我们在“北鹰文学社”经常参加活动。久而久之，就成了挚友。

没出几年，杨爱国和他人合著出版了一部诗集，我们文学社的人对他啧啧称赞。后来，他发表的诗歌《抚冰雕》入选《哈尔滨冰灯诗文选粹》一书。他的诗歌受到许多读者的好评，但他从不张扬炫耀。后来他从政，没有时间和精力写诗了，一下子沉默了20多年。前几年，他又重新燃起了创作激情，诗歌写的越来越多，我这个很少读诗的人，成了他忠实读者。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写诗之余又潜心散文创作。他的散文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读他的散文《母亲》，我的心情很久都不能平静。几年前，他的养母去世了，养母病重期间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吩咐身边几个子女封闭消息。他没有为养母送终，回家后要到坟前和养母说说话，聊聊天。他在《母亲》中写道：“想见未见，人生大憾；想见难见，唯有慨叹。”爱国在城里上学的时候，为了凑足书本费、生活费，两个弟弟相继放弃了学业，养母带着两个儿子一年四季上山采药，割藤条，到集市上换取一切费用。有一年爱国回家，家里来了一些邻居和老乡，有人问：“娃，你啥时候退休呀？退休以后到哪儿呀？”养母接了话：“当然是回家，要不能到哪儿？”在《母亲》中，有这样的感慨：“父母在，故乡就是归途；父母不在，故乡就是乡愁。”

散文《母亲》，述说的是平实的生活和朴素的情感，只有平实的生活和朴素的情感，才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养母是海纳百川的母亲，大爱无疆。只有心灵受到激发的人，才能体会更深的内心情感。

花草是大自然的微笑。大自然给予人的，是无穷的。故乡每年开的最早的花是铁筷子花，被称为“雪莲花”，这种花能在零下二十度的极寒环境中傲然绽放。大自然之美的作品是创造出来的，《山有繁花皆春色》着笔最多、分量最重的是洋槐花。我对这种花很好奇，但无缘识花，读该散文让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作者娓娓道来洋槐花的观赏性和实用性。当某一个早晨突然被一股浓浓的香气惊醒，你爬上后院的斜坡往秦岭山上一看，天呢！原来是山里的洋槐花全开了。昨天还是绿色一片的槐树林，今天却披上了鲜亮的银装。那银装，覆盖了绵延的山岭。

另外的一些散文《奶奶》《乡间的小路》《山里娃的求学生涯》等，也各具特色，各有千秋。每一篇散文都动乎心，发乎情，字字句句都是发自心底的真情。

杨爱国的诗歌引人入胜，激情跌宕；他的散文风行水上，出于自然。



旧书难舍

□谢汝平

喜欢看书几十年，很多钱花在购买书上。我生活中没什么条理，家里到处能看到书。不管是床头、桌上、沙发上，甚至厨房和卫生间都有书，很多书看了一半，然后掩在那儿，使得家里凌乱不堪。其实自己习惯了倒是无所谓，但妻子对此却深恶痛绝，好多次让我想办法把不看的书给处理了。其实有很多书买来后只是翻了翻，便束之高阁，也知道不会再去看的，但是想到要把它们当做废品给处理了，又于心不忍。说实话，每一本书都像自己的孩子，虽然有的书价值有限，但也是精挑细选花钱买回来的，如今要处理掉，就觉得对书太残忍，怎么也下不了决心。

妻子见我迟迟不动手，便先斩后奏，喊了一个收废品的到家里，让我把旧书搬出来，给收废品的带走。事到临头，我也没办法，只好把柜子里橱子里的书搬出来，拣不重要的给收废品的。可是，真到了这一步，还是舍不得。有的书买来二十多年，虽然平常也没看，还是觉得那是老朋友，放在家里就会心安，而一旦卖出去，就觉得自己背叛了老朋友。结果那天，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才选出十几本书，剩下的无论如何我也舍不得。因此引得收废品的严重不满，说浪费了他的时间。我不停地向他道歉，那十几本书没要他的钱，他才嘟囔着走了。

过段时间，我出差半个月，回到家就感觉到异样，细细一瞧我发现，柜橱里的书已经消失大半。我当时就慌了，打电话给妻子，问怎么回事。妻子说，趁我不在家，那些旧书被她处理了，她说我下不了决心，只有帮我下。挂了电话，我一言不发，心中对妻子充满怨忿，作为一个爱书人，想到那些书被当成废品收走，然后打成纸浆，心中犹如在滴血。

我足足有三天没跟妻子讲一句话，倒不是跟她冷战，只是心中难受，提不起精神，后来见到几本比较喜欢的书她还给我保留着，心中才好受了些。再后来，见到家中被妻子收拾得井井有条，跟以前的凌乱完全是两个样子，心中也使慢慢释然了，并且也觉得现在这样似乎也不错。只是想起那些被卖掉的旧书，心里还是心痛且愧疚。

其实近几年，看书大多在手机上，电子书容量大内容全而且还特别方便。但逛书店碰到喜爱的书，仍然会花钱买下，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现在的实体书大多价格不菲，对于买书妻子虽然从来没说什么，但我知道她是不悦的。而那些被我当成宝贝的书被她卖了以后，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不便，对我的生活也没有任何影响。

前几天下班时，路过一个旧书摊，看见几本书很眼熟，原来是我的被卖掉的旧书，没想到它们并没有被打成纸浆，而是流转到了这里。有个戴眼镜的小姑娘花了五元钱买了一本原来属于我的书，见她满意的样子，我突然想通了，与其让那些书躺在柜子里，还不如流转出去寻找真正喜爱它的人。回家后，我把那些家中剩下的书，拍照片发在朋友圈，只要有真心喜爱的，我免费送。

一根灯芯儿

(组诗)

□卞江波

一根灯芯儿

中央苏区的夜晚
白色恐怖下
那一束光源何其艰难
按规定：夜晚办公可点三根灯芯
毛主席带头节俭
只把一根灯芯点燃

昏暗的油灯下，毛主席写出一篇篇闪烁着光芒的著作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
朱德和战士一起踏着崎岖山路挑粮上山
红军主力长征后
留守将士浴血奋战
艰苦卓绝，视死如归
坚持三年游击战
中央机关领导每天节约二两米
使前方红军吃饱饭，打好胜仗
群众传唱苏区干部好作风
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着草鞋干革命
夜走山路访贫农

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是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
没有当年的激情豪迈
何来今天的幸福人生

历史不会忘记，忘记就是背叛
灯烛点亮光明，照耀中国大地

半条被子

长征路上，湖南汝城沙洲村
三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
临别，把自己仅有的一条棉被
剪下一半留给老人

“什么是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
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老人深情地表达
这个党是人民最值得信赖的党

一部红军长征史
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的历史
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
生死与共，是共产党和红军
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
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那条被子静静地躺在博物馆
讲述着它厚重的历史
不灭的精神

“快活三里”

攀登五岳之首
仰望泰山高耸入云
顿觉山容易攀登难
气喘吁吁，登临半山腰
忽见一平地，名曰：快活三里
该歇歇脚了，好不惬意

挑山工步履矫健
脚踏山石，山石作响
“歇歇脚”“不歇了，歇了腿发懒
咋上十八盘”
一问一答，我听出玄机

——更美的风景在前面
快活了“三里”，就会落下几十里
去看日出不能赶到日落

